

珍藏版

神手无相

太白文艺出版社





柳残阳作品全集(之三十九)



手无相

(台湾)柳残阳 著

神手无相

(台湾)柳残阳 著

(三)

太白文艺出版社



柳残阳 近照

柳残阳先生，本名高见几，从事新派武侠创作三十多年，推出长篇小说近八十部，风靡海内外，享誉极隆。目前仍处于创作旺盛期。其作品功力深厚，构思奇巧，雄浑处犹如风嘶雷吼，浪骇涛惊，柔腻处恍若花垂露滴，鸟倦虫潜。读过一部又一部，部部精彩绝伦，品过一回又一回，回回妙趣横生，致使一大批读者如醉如痴非读不可，欲罢不能，在社会上自然形成了一群“追柳族”当代武侠小说评论家有言：“不看金、古、柳，枉在世上走！”此言甚是。

目 录

五十一	纵探、觅敌、踪如谜	…… (727)
五十二	天外、飞来、玉人儿	…… (742)
五十三	诚心、惹事、生是非	…… (757)
五十四	无意、出头、势迫眉	…… (771)
五十五	侦敌、参商、拆情墙	…… (785)
五十六	有始、有终、医者心	…… (797)
五十七	真真、假假、两欲为	…… (813)
五十八	昆弟、自残、狐阉墙	…… (827)
五十九	金钗、玉女、引蛇鼠	…… (842)
六十	蛇毁、龙腾、蛾授首	…… (857)
六十一	神手、遭截、武林牢	…… (870)
六十二	抽丝、剥茧、了玄机	…… (885)

六十三	捉放、双魔、节外枝	(896)
六十四	疾雷、无意、毁机关	(910)
六十五	神手、有心、杀恶判	(925)
六十六	纵敌、鼠遁、金错刀	(935)
六十七	武林、地牢、危烽烟	(949)
六十八	栈道、树海、瀑布岩	(961)
六十九	枭狐、暗斗、游云庄	(978)
七十	刚柔、兼济、危机心	(990)
七十一	夜宿、牢店、醉神仙	(1003)
七十二	醉里、乾坤、崔太平	(1019)
七十三	不哼、炸香、乐乐会	(1032)
七十四	神手、摘提、失心疯	(1047)
七十五	议定、突来、不速客	(1062)
七十六	尔虞、我诈、诡套诡	(1075)

五十一 纵探、觅敌、踪如谜

战飞羽凝重的道：“以‘金枪行’名义，行走江湖，可能为贵行业的弟兄，惹来无穷的祸患！”

沈潜道：“江湖人终日在刀头舐血，这些是免不了的，只要值得，那算得了什么？只不知何以要以‘金枪行’名义行走江湖？这个行名，兄弟感到有点古怪！”

战飞羽道：“兄弟本意，正是如此！”

沈潜道：“战大侠可是以此为饵！”

沈潜不愧为一帮之首，一点就透。

战飞羽反问道：“沈兄可曾听说过飞燕金枪夫妇双侠之名？”

沈潜瞪大眼睛，惊异的望向战飞羽，长吁一口气缓缓的道：“战大侠，是双侠夫妇东山再起？还是昔年传言不实？还是传言是真，战大侠要为双侠复仇？”

战飞羽道：“双侠后人要为金枪侠复仇，飞燕侠抚孤有成！”

沈潜道：“飞燕侠杨华英她仍在人世？”

战飞羽道：“明日为沈把头引见！”

一放酒杯，沈潜道：“如果方便，战大侠何不现在？”

战飞羽凝视沈潜许久，看到那一双目中那种清澈的渴慕之容，蓦地长身而起道：“走！”

沈潜向熊大春道：“熊老大，你在这儿等我吧！”

相继出得屋来，战飞羽在前，沈潜在后，向四周业已寂静的黑夜，打量一眼，飘然而起，倏忽间，两条快得如魅影般的二条灰色长影，消失于夜暗之中。

轻飘飘的，如幽灵般的，闪落余老太所居的篱笆天井之内！

战飞羽轻声道：“大龙弟开门！”

房中有了应声！蓦然！

战飞羽身形如离弦之矢，倏忽弹射而起，晃眼落于院西竹篱下鸡笼之旁。

一条黑影，猛然自鸡笼之后，弹射翻出篱外。

战飞羽身形如鬼魅般一飘而至，只手划处，啦啦两声轻响，紧接着一声闷哼，战飞羽自篱处腾身跃落院中，单臂一松，一个拳曲的身形，掷落地面。

战飞羽轻语一句：“交给你了，沈兄！”

声尚在空中滑落，人已如流星赶月，飏然是一支怒矢，射向篱笆，迅捷的向死角处搜索，不停的飘闪，刹时已将半圈，行动之快，直如一道闪光。

“吱嘎”声中，余大龙业已将屋门开启。

沈潜正挟着战飞羽掳来的黑影站在门外。

余大龙朦胧的问道：“战大哥，怎地去而……啊……”

沈潜单臂扬处，倏忽抓向余大龙的面门。

惊啊声中，余大龙双臂倏抬，头仰身斜，闪过来抓。

左臂戮向沈潜右肋，右掌迎来掌，甫至半途，蓦地曲指一弹，“叮”声中，中指如戟刺戮沈潜掌心。

“好招式！”

沈潜大喝声中，挟着掳来黑影，撒掌旋身，闪过余大龙两招，倏忽间，双腿起处，踢向余大龙腿膀之间。

滴溜溜全身暴旋，让过双脚，返身对正沈潜，余大龙双掌下沉，砍向踢来的膝节迎面骨处！

怒嘿一声，借势仰身，挟持之人置地，单臂一撑，全身滚翻，迅捷的一个鲤鱼打挺，翻身立起。

余大龙挺立当门，沉声道：“阁下深夜至此，冒名叫门，突然偷袭，为的是什么？说个明白，余大龙无不接着！”

战飞羽已如一蓬灰云，无声无息的落于院中，沈潜身后。

沈潜浑如未觉，沉声道：“飞燕金枪的后人，的是不弱，无怪熊大春会栽在你手，看来不斗上个千百招，沈潜也讨不了好去！”

余大龙怒声道：“原来阁下是保风险的大把头沈潜？只不知何以……”

大龙身后，传来了余老太声音，道：“大龙，还不滚开，让沈把头屋里说话！”

大龙一侧身，戒备的道：“娘——”

余老太道：“大龙，假如娘老眼不花，门外的沈把头，可是故人。”

沈潜扶起身旁俘虏，大步进得屋来。

余老太已将油灯点起，立于桌旁。

一摔手中所扶俘虏，趋前一步，沈潜扑身拜倒，话语喜悦中带着凄切，道：“不想沈潜尚有拜见恩人之日，真正是苍天有眼，只不知夫人可还记得河中船上的被冤人沈潜不？”

余老太急道：“沈把头快别如此，大龙待为娘请起沈把头！”

沈潜立起，唏嘘道：“十余年前，自闻恩公夫妇为宵小所害，即欲找寻仇人，为恩公报仇，只可惜敌人狡猾，竟然毫无痕迹遗留，我只道今生已无图报之日，不想皇天有眼，使沈潜能再见夫人……真是天佑善人！”

沈潜喜欢得有点颠三倒四的罗嗦了，然而这种心情之下的人，却往往是如此的。

战飞羽进得屋来，闻得话声，见到沈潜所行，已将沈潜极欲一见余老太的原因找出，解了心中之感。

此时，沈潜却向大龙仔仔细细的望去，从头到脚，一丝儿不漏，就如同他要选女婿那种目光，直看得大龙全身有点不自在，拉过一把凳子，道：“沈把头请坐！”

沈潜笑笑谢坐，向余老太道：“少君的艺业，似已尽得真传，可喜可贺，江湖中即将又见一颗少年彗星！”

余老太道：“大把头别太夸奖他了，使得他不知天高地厚，那可就有苦头吃了！”

战飞羽，脚尖一踢地上的俘虏，沉声道：“阁下，说说你来此的目的……”

那人翻身坐起，打量了屋中四人一眼，沉哼一声，扭头不语。

余老太道：“战大哥，解了这位朋友的穴道吧！既然来此，即是客人，我们如此，似非待客之道！”

战飞羽闻声，遥向那人点去一指。那人应声跃起。

一身黑衣劲装，紧裹着一个修长的身躯，匀停结棍，腰中悬着一黑皮镖囊，肩背一支轮形兵刃，白净无须，颧骨高耸，薄薄的嘴唇，一双骨辘辘的眼珠，正轮番向屋中四人观察，对于余老太这种不问情由，即放人的作法，大生戒心，看得出他满提功力，随时戒备。

余老太沉声道：“朋友来此，定有目的，以你行动来看，并非前来行刺，除此外，别无其他理由好说，当系来探查我母子底细而来，其实我母子并无不可告人之事，朋友想知道些什么，尽可当面询问，老身定当奉告。”

诧异的，黑衣人望着余老太道：“昔年飞燕金枪杨大侠夫妇，行道江湖，即以话讲当面，事无不可对人言，在江湖上排难解纷，赢得了‘信义豪侠江湖无两’的令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想来老太即系当年的飞燕侠杨华英了，在下今晚来此，即在证明飞燕侠是真是假，他的后人有何企图，凭老太此种行事言谈，在下相信是真非假，至于企图如何，事关私人意愿，在下不敢再有非分之想……”

余老太道：“先夫遭人暗算，未亡人遭丧夫毁家之恨，十余年后，企图如何，朋友不问可知，老身如此答复，朋友可还满意？”

黑衣人道：“对敌友不明之人，老太如此坦然相告，江湖中恐不做第二人想，在下实是钦佩之至，只是在下在有备之下，全力隐遁而未能逃脱这位之手，倒想请教！”

冷冰冰的，眸瞳中自来绿杨村后，初次射出了那么寂寥而森寒的煞光，战飞羽道：“战飞羽！”

急愣愣在心底打个冷颤，那一个心就如同被一股冰雹击中，被冰凌浸泡，自心底冒起一股寒意，白净的面皮，刹时变得青紫，颤抖的道：“神手无相战飞羽，真是万幸！”

余老太道：“朋友如果再无其他需要知道的，那就请吧！”

大感意外，一双惊震得失色的眼神，顿时又变成了无比的疑惑，期期的，黑衣人道：“老太竟然不问问我为何来此探查？抑或是受何人主使？还是……”

温和的笑笑，余老太道：“不错，我问这些对我甚是有利，可是对朋友方便吗？老身既然向武林中公开了身份，又何必为难朋友呢？你我本无纠葛，你当然是为朋友而来，陷朋友于不义，非武林人所愿为，亦不当为，我问岂非白问？”

黑衣人可真是初次碰到了这种为敌人设想得如此周到，对事情看得如此透彻，而不愿浪费一点心力与时间的人物，不由得双拳互击，自语道：“嘿，今天我算是开了眼界，老太昔日令名，实非幸致，闻君一席语，胜读十年书，谢谢老太了！”

黑衣人抱拳一揖，转身向外走去，到得门口，突地又停步回首道：“老太连我是什么人也不问一声，可有原因？”

余老太笑道：“这倒是老身失礼之处，倘若朋友愿意赐告，老身非常愿意知道侠名！”

黑衣人方待启口。

一旁的战飞羽突地开口，沉声道：“阁下腰中革囊，肩上兵刃，业已告诉我们你乃是‘翼轮阳之秋’了！”

一怔，翼轮阳之秋向战飞羽道：“战大侠的神手无相，神眼也厉害得很！”

余老太望着迈步走出的翼轮阳之秋道：“朋友慢走，老身不送！”

遥遥中传来阳之秋的声音道：“不敢，阳之秋会记得老太的教训！”

战飞羽望着阳之秋逸去的夜空出神，暗自忖道：大龙在击败熊大春后，以准许“保风险”在绿杨村建立码头，赢得了熊大春的助力，大娘对阳之秋的处置，与之如同一辙，此种处理事情的方式，大违武林常规，然而却能在无形中，化敌为友，他们母子的行事方法，看来似是吃亏，骨子里却是大占便宜，而他们又不是存心占便宜，这真是一种微妙的道理……

“战大哥，坐啊！”

余老太的话声，将战飞羽从心思中拉回现实，转身来桌前坐下。

沈潜突向余老太道：“自那年闻道恩公遭人暗算，而且又遭到焚庄之后，我即急驰恩公故里暗中查探，想从火后的颓垣败瓦中，得点线索，但除了灰烬之外，竟然一无所得，也

未见有什么可疑之人，我在那儿住了十天，就在我走的那天，在灰烬里，无意中拣到了一件东西，其实是在‘留纪念’的心理下，拣起来的，但后来，我突然想起了，恩公家中似不应有此东西，所以我就更为宝贵的将它收起来了！”

余老太道：“但不知是件什么东西？”

沈潜自怀中里衣内陶出一个小包裹，小心的，轻轻的，放在桌上。

小包裹本是一块红绫子，四四方方的红绫子，那红绫子上的红颜色，这时却已斑斑剥剥的变成了黄色斑点，汗渍成的斑点，显然这块红绫子，藏在怀里的时间太久。

本是赤红的绫子，已经变成了黄红的斑点绫子，而且都起了毛，发了霉，霉得都经不起手动它一动。

所以沈潜揭开它的时候是极端的小心，动作是特别的缓慢，生怕将它撕破了！

余大龙在一旁想着，都快破了的布，何不换一块？

就在沈潜那缓缓的动作中，渍斑红绫，终于铺展在桌子的中央，方桌的中央，呈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个小不及寸半的铁葫芦，乌黑的放着暗光，显见这东西经常被人摩擦，连一丝锈痕都没有。小铁葫芦的榷腰上，缠着一根银丝线，亮晶晶的发光，在灯影下格外黑白分明。

沈潜道：“废墟中的残垣颓瓦中，灰烬沙砾里，我仔细的寻觅察看了三天，惹起了邻居的怀疑，惊惧，却没有一个人敢接近我，我想同他们交谈，也没有人愿开口，得到的是叹息与摇头，最后只有一个半聋的老人，告诉我除了一夜之间

毁了余家以外，在当天晚上火起后不久，他们只听到余家人的惨呼，同时，在火起的时候，有人在街道上大声威吓的呼喊，任何人不得出门，出门就砍下他的脑袋，所以余家被烧得一千二净的第二天中午以后，才有人敢出来，然后将骨灰一个个拣起来敛起埋在一起。”

歇一歇，沈潜又道：“除此之外，那半聋老人，只告诉我说，半年来到这儿探看的，我已是第五位了，在他指引下，我上了一次坟我就走了，走前，我去做最后一次的寻觅，当然想找出点线索来，可是已然没有，后来我想，就随便带件东西，留着纪念恩公吧！这条白线在一阵微风中，自地上跃进我的眼帘，拾起了它，放进怀里，离开了那使我悲伤而又失望的地方！”

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是一脸的悲凄与愤怒的混合，尤其是大龙，更是咬得上下牙齿，吱吱作响，那一对大眼睛中蓄满的眼泪，晶莹中射出一股狠毒的煞光。

那煞光就如同一个盘踞的毒蛇对准了目的物一样的凶狠毒厉。

只有战飞羽，他的两眼却是紧盯着那银丝环绕的小铁葫芦，呈现一种迷茫，遥远的蒙蒙雾茫，遮盖着那一双本是寂寥而森寒的眸瞳。

沈潜幽幽的继续道：“起初，我对这小铁葫芦，每日都摩擦，摩擦着它，就如可看到了恩公，看到了恩公在那只小船上，将水狼废了的情景，日子久了，这铁葫芦在我心目中，代替了恩公，但是，有一点，我突然间望着这铁葫芦出神，对这

铁葫芦有一种无比的恨意，因为我想到，以恩公的家庭状况来说，不该有这么一个铁葫芦，就是有它也不该是在那种地方让我发现！”

余老太道：“你在什么地方发现的？”

沈潜道：“在大门口，进门约五六步的地方！”

余老太道：“没有，我从没有见过这东西，可是下人中是否有呢？我就不敢确定了！”

沈潜道：“老太，下人中有会武的吗？有用这个东西当暗器的吗？”

余老太蓦地仔仔细细的打量着小铁葫芦，诧声道：“暗器？”

沈潜指指那小铁葫芦的底部，那圆圆大大的底部中央，然后拿了起来，两个手指捏着葫芦的小头，圆底向上，中指在葫芦尖头用力一顶道：“看！这底部中央有个小孔，不细看是看不出的……”

这时那底部小孔中，突然冒出一支细芒，蓝汪汪的，显然淬了巨毒，沈潜继道：“我是在无意中发现的，差点被它刺着，我曾用这东西刺了一只老鼠，只那么眨眨眼的工夫，那只被刺的老鼠就变了颜色，连一点挣扎都没有就死去了，从那次后，我更确定恩公家不会有这种恶毒的暗器，这与仇人，一定有关，但我却孤陋寡闻得很，向未听说过，江湖中谁用过这种暗器？”

战飞羽茫色的目光，突现寒芒，沉声道：“沈兄，在你之前，去过大娘故居的人，你可曾访察过是谁？”

沈潜点点头！

余老太急声道：“是谁？”

皱皱眉，沈潜道：“我只知道四位，还有一位，就怎么也查不出来，其实这四位却是无意中得知的！”

战飞羽道：“沈兄说说看！”

沈潜道：“四人中一位是我，其他三位，是我保风险的三位把头……”

大感意外，余老太道：“你们几位把头都是谁？”

沈潜道：“老太都认识的，我们五位把头，老二是吹箭马郎，老太您还记得他吗？”

余老太道：“怎么，这小苗子也到中原来？怎么会在一起的呢？”

沈潜道：“他还不是同我一样，为了报恩而来的？老三是那邪拐边方。”

余老太道：“好！好！一西一北，都虽是边疆人，却都是讲义气的汉子！”

沈潜道：“再一位是我们老五平楚！”

余老太惊诧的道：“什么？你是说那个沉默寡言，一杠子打不出个屁的小伙子？是你们的五把头？”

沈潜苦笑笑：“老太，还小伙子呢？都快四十岁的人了，他那个不说话的个性，更厉害了，有时候三天我听不到他吭一声，同他在一块儿，真可以闷死人！说来也巧，他手下的一帮子，一个个都似嘴巴上贴着封条！嘿……真真是怎么凑合着来的！”